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城北是全县城区人口的稠密地,住房普遍矮小,多人挤于一屋,通风散热差。每当太阳落山后,北门大街的女人们就开始往地上洒水,有井水更好,目的是散热降温。过一会儿,家家户户就在大街两旁架起床板,放下饭桌、木凳之类,一溜儿排开。下班的男人们便会坐在桌边,喝起了粮食白,菜肴自然是中午吃剩下的居多,有时也会到猪草巷南边的南京佬的熏烧摊上买一二个熟菜。那时,老百姓家还没有电视机,少数家庭有收音机,夏风中时不时传出样板戏熟悉的唱腔。

其实,稍早的时候,在靠近河堤搬运二中队大街的西沿,潘驼子潘二爷的生意已开张了。潘二爷五十岁左右,因为有点驼背,有人叫他潘驼子。他为人厚道,头脑灵活,笑容可掬。冬天卖姜枣冲藕粉、炕山芋,夏天卖凉粉、西瓜,倒也养活了一大家子人。下午三四点,太阳晒得北门大街冒烟,二中队西沿街乘凉休息的搬运工人多了起来。他们从早上到码头拉货,现已基本收工了。回家还早,有人便将小板车的车板卸下当床铺,睡在地上,还有人席地盘坐。他们抽着劳动或丰收牌香烟,喝着大麦茶。民间故事和社会新闻的交流就开始了。这时,潘二爷的摊子一字排开,品种齐全。红瓤黑籽的西瓜切成片块,削了皮的山芋也切成片块,白花花的小碗凉粉,佐料齐全,香气诱人。此外,还有报纸小包装的炒货,葵花籽,五香烂蚕豆,小黄豆等。生意很是不错。

不久,太阳完全西沉,天色灰暗下来。这时候,最热闹的要数猪草巷的熏烧摊了。女主人是南京佬,短发稍胖,精明干练,家人是人民路上的连家酱园店,在北门做熏烧的名气很响。只见两米见长的摊案上,白色的长方盘子一字排开,猪头肉,牛羊肉,熏鱼卤虾,油炸花生米,兰花干子,油光发亮,美味飘香。摊子上方高悬着一盏汽油灯,亮如白昼。客源主要是搬运二中队和三中队工人。干活累了一天的工人们纷纷围拢来,“来半斤二刀肉,半斤素鸡。”只见南京佬边应付边切肉,刀工娴熟,还有个姑娘打下手帮着收钱。那时,包装用的基本上是荷叶,有股淡淡的幽香。买好

他姓王,是一家装修公司的总经理,人们喊他“王总”。我那年家里装修,朋友推荐了他,说他为人诚实,不把苦人吃。

第一次见面,王总来签合同。他穿着西服,打着领带,皮鞋擦得一尘不染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的公司,就他光杆司令一个。公司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,要接业务,皮包一夹,上门洽谈。这一套行头,也只有在他上门洽谈业务的时候,他才用。他笑着对我说:“佛靠金饰,人靠衣装。你看我,像不像个总经理?”平时,他就一套褪了色的旧工作服,从没见过他换过。

王总给人装修,都是与人签“半包”合同。签不到“半包”合同,他宁可白跑一趟。所谓“半包”,就是由他提供水泥、黄沙、水管、电线、木板、油漆、涂料等装修材料;其他东西则由主家自购。

王总说,这些装修材料有假冒伪劣的,买得不好要出大事,而他都是从厂家直接进的货,经过多年考验,质量有保证。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,三年内厂家包赔一切经济损失。他将给主家重新装修,分文不取。王总还说,他所提供的东西,与市场价同价,绝不多加一个子儿。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,他从厂家直接进的货,是批发价;批发价比市场价便宜,他卖出去,自然要赚几个。我喜欢这种把话说在明处的人,交易做成了。

王总生在农村,那年高考,只差三分,便可录取大

前几年,舅舅来看望我的父母。他看见柜上有几个包装精美的盒子,附在我耳边小声叮嘱:“你要注意你妈买保健品这件事呀!”我听了不以为然。

当我发现家里出现越来越多的盒子时,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。有一次,我看见餐桌下用黑塑料袋包着的庞然大物,很是奇怪,问母亲里面是什么,她十分响亮地答道:“保健品!”

母亲买保健品是给我父亲吃,她想通过这些产品治疗他的老年痴呆。

母亲也带父亲看医生,医生告诉她目前全世界还没有治疗老年痴呆的药,我借此婉言批评她买保健品这件事。她理直气壮地说:“如果老头不吃这些,他能这样吗?许多人比他严重多了!”有一次,父亲泻肚子持续了很长时间,最后吃了许多中药才调理好,但这并没停止母亲给父亲吃一种叫“肠道益生菌”的保健品。

我非常反感母亲买保健品,她究竟花了多少钱买,我也不敢问过。有一天,我小孩拿起其中一盒保健品问价格,母亲支支吾吾地说:“没多少钱,买一送一,大概一千元一盒。”看着母亲花这么多钱买的这些瓶瓶罐罐,我真的感到心痛。

我再也无法平静,直接对母亲说:“你以后少买保健品!”谁知她不但没听进去,还在我面前大夸产品的好,讲到产品是某影星代言的,更离谱的

## 北门的夏天

□ 王俊坤

在是一道难忘的风景。由北市口向北,北门大街的两侧,几乎都是床铺和桌凳,街心留一条小路供人通行。夜渐深了,北门安静下来。当然,路灯下也有下象棋、下军旗、下飞行棋的。那时,打扑克的人不多,几乎没有打麻将的。

露水浸湿,天色微明。东墩的乡下人上城卖菜了。各家各户纷纷收拾床铺桌凳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

北门的夏天,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日子。一是放暑假,不用去上学。作业很少,可以尽情地玩。二是衣衫少了,干脆整天赤膊,大人也减少了洗衣的麻烦。三是可以偷偷地下河游泳了。大人们尽管反对游泳,管理却不太严格。北门的孩子不会游泳的不多。我是在小学二年级学会游泳的。刚开始害怕,泡在水里不敢游,也不会游。时间长了,感到有点浮力,竟然游起了“狗爬式”,笨拙实用。

夏天除了游泳,还有一乐,便是捕捉知了。捉知了的难度要比捉蜻蜓之类大得多。那时,生态环境好,大运河堤的刺槐树上停了许多红蜻蜓,一阵大风,惊飞起来,犹如红霞飘拂。捕捉知了需要工具,徒手有困难。首先是知了一般在大树枝丫上,有高度。其次是知了灵敏,人一靠近,便“嗖”地飞远。捕捉知了的工具一般是一根竹竿,一块面筋。面筋是用面粉制成,反复搓揉,便如胶块,粘度很足。将面筋缠在竹梢,慢慢寻觅,循声靠近,突然,只听“嗞”的一声,便已粘住。

城北的孩子们逐渐成长,一个个先后离开了。北门的夏天已经十分遥远。纳凉,大蒲扇,小板凳,侃大山,吹牛皮,狗爬式,下军棋等等,都已有些模糊。如今,我走过冷落、凋敝的北门大街,百感交集,恍若隔世。但我相信,北门的每个孩子,从未真正忘却那些个贫乏而又快乐的夏天。

专。直到现在,他还耿耿于怀,叹息不已。后来,他学了木匠手艺,给人打工。王总有个独生儿子,他自己未能考上大学,发誓要让儿子替自己圆梦。为此,他他不惜重金,从小学起,让

儿子上县城最好的学校。最好的学校,都是私立的。私立学校,学费高。单靠给人打工,解决不了钱的问题。想来想去,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办公司,自己做老板,自己救自己。他买来了《电工手册》和《水工手册》,边学边干,不到一年,居然学会了。他说:“肚子里有点文化,烂不掉,十二年学没白上!”学会了,就上马。他的公司,总经理是他,电工是他,木工是他,木工当然更是他。至于瓦工和油漆工,他手下有一大把农民工兄弟。到我家装修时,他的公司已小有名气。

那次装修,我与王总成了至好的朋友。这些年来,家里有个什么东西坏了,手机一打,他都会及时赶来修好。

2013 高考发榜。一天中午,王总打来手机,约我第二天吃晚饭。手机那头,王总声音高亢:“我儿子考上大学啦,一本!”2018年,王总儿子考上了研究生,他又打来手机。手机那头,他的声音还是那么高亢。

王总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提醒一句,他特要面子。你与他交往,得喊“王总”,千万别叫“王师傅”。叫“王师傅”,他会不高兴……

是还说产品紧俏得很,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……母亲还嘲讽我:“你管我呀?我用的是我自己的钱,人家有的孩子还给我父母钱呢!”我耐着性子对她说:

“你平时过日子那么节省,就连用个旧方便袋还要挑来拣去的。热水器舍不得买,却舍得买这些保健品吃!有的保健品非但没把人身体的吃好,还会吃出毛病来呢……”我劝说得再多也没用,就像朋友们说的,她已经被洗过脑了,中毒太深了。

某日,她带来玩。母亲高兴地向他谈起保健品公司人员带他们免费去上海玩的事,兴奋地说自己第一次住了宾馆。姑父语重心长地说:“他们为什么会带你玩?你是他老子还是他孙子呀?这还不是花的你自己的钱吗?羊毛出在羊身上……”无论姑父怎么劝说也没有用,母亲继续会被工作人员打电话约去听课,继续带回家各种各样的小礼品,继续买保健品。

为买保健品争执的怨气还没舒缓过来,我发现家中墙上突然多了一块长约1.8米的大匾,匾里裱着一张写着稀稀拉拉的“家和万事兴”五个黑字的白纸,使屋内显得阴森森的。它好像在向我示威:从今往后,保健品就在这安家落户了!我问母亲这匾哪来的,她说:“你别问!”这肯定是商家送的赠品,不知道她究竟又花了多少钱才得如此馈赠?这时,父亲看着匾上的字傻呵呵地说:“这字写得不丑!”

## 王总(小小说)

□ 朱桂明

每年除夕,晚饭刚刚吃过,妈妈还在厨房里收拾锅碗,我们兄弟四人便迫不及待地嚷嚷着,要爸爸包压岁钱。爸爸温暖地笑着,对我们发出指令:“别吵,别吵,坐到桌上去!”我们便在八仙桌的三面坐下来,而上席的位置照例给爸爸留着。

总是不会等得太久,便看见爸爸拿着写门联剩下的红纸和一条大糕,很逸当地上席位置上落了座。爸爸很熟练地直接用手把红纸折裁成四四方方的样子,家里人每人一张。整条的大糕是前几天就买好的,我们虽然看着眼馋,却不敢撕开来品尝。这时候,爸爸倒是毫不犹豫地剥下它鲜艳的红纸包装,让一股迷人的香味刺激着我们已经兴奋的神经。每年至此,爸爸总会抬起他正在忙碌的眼睛,扫描一下我们兄弟四人,那目光仍然是温暖的,或许还带着一些调侃:爸爸一定看懂了我们眼睛里的“迫切”和“贪婪”——直到十二三岁以后,我才对爸爸的这一眼有了“不好意思”的反应——爸爸将裁好的红纸正面朝下在桌上铺开,很小心地把大糕一两片一两片地剥下来,分别压在红纸上。做完这一切,爸爸开始将手伸向了他的口袋。压岁钱就在爸爸的口袋里。

五十多年前,我并不理解发压岁钱是什么意思,我只是看中发的是钱。家里的钱到了我的口袋里,真的成了我自己可以支配的,每年大约只有这一次的“分配”机会,显然是令我兴奋的,更何况我已经随哥哥们学会了砸钱锅、滚铜板,手头没有钱,就不能参与这种在春节期间非常流行、似乎也没有其它的活动可以替代的娱乐。所以,当爸爸的手伸向口袋时,我是既兴奋,又有点担心:我知道爸爸每年都是“差额”发放,今年发给我的会是多少呢?尽管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才会更满足。

其实也没有多大差别,一二角钱而已,而且都是大哥多一些。爸爸说,你们大哥工作了,要用钱呢!我们也没有争过抢过,觉得爸爸做得很合情理。爸爸将压岁包仔细包装成方方正正的样子

几十天了,一家子继续自我隔离。一瓶白酒,一桌菜。酒过三巡,话匣子打开。

“爸,妈,说说你们的初恋。”

“我的初恋在师范。”

“我的初恋不是你爸。”

“你们和对方是在什么情况下确定初恋的?”

“其实很不确定。那年的八月底,我带着一只木头箱子来到师范。箱子是你爷爷学着木匠师傅打出来的,油漆也是他自己上的。里面叠放着当季的换身衣服。”

“推算起来,我比你爸出道早,农村女孩不上学的多,我上到五里桥就算高了。你外公是印刷厂负责人之一。我跟他就是在印刷厂认识的,他排字,我印刷。他话不多,个子蛮高,皮子也白。家里弟兄弟姐妹几个,肯吃苦。赶印金庸的书,老加班,他从来不说苦。他送给我三个铅字,我一看,脸通红。”

“贫穷,初恋,有意思。爸请继续。”

“贫穷限制了我的情商,这就是我不确定这份感情的根本原因。班上第一次联欢记不得演的啥了,倒清楚地记得她的模样:高鼻梁子,马尾辫,整个人清清爽爽、安安静静的。”

“爸,你开始注意她了。”

“是的。后来我就时常抬抬眼看看她。冬天来了,她穿着一件粉红的羽绒服。而你爸就是一件咖啡色滑雪衫,袖口上老是油光光的。一天,我在看同学的学籍,她的社会关系吸引了我的注意:妈是老师,爸在信用社。我以为她爸是邮递员,像我们田螺河的老孙一样,专管送信,更觉得有几分亲切。”

“爸,你太搞笑了,信用社是干啥的都不知道啊?!”

“后来听同学说,信用社就是银行,我才恍然大悟。她有一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,很抢眼。当时田螺河没几辆自行车。周末,她就骑着飞鸽从师范大门出去,第二天又从师范大门骑进来。穿着白袜子,红凉鞋,笑起来酒窝很深。偶尔搵一下铃铛,校友们就仰着脖子盯着,视线都跟着飞鸽走。”

## 压岁钱

□ 卞荣中

子,每包好一个,总会用手郑重地压一压平整。全部包好以后,爸爸就会抬起头来,给予我们一年当中最认真严肃的嘱咐:你们

又长一岁了,上学的要更加尖心,干工作的要认真做事,人不能不求上进,希望明年大家都有新进步! 我们“嗯嗯”着,伸手接过爸爸递给

的压岁钱。爸爸给我的压岁包里有二角钱,多少年没有变过。

一年的心情从这一刻开始,变得更加爽朗起来。我把压岁包小心地压到了枕头下,心里却在期待着,明天去庄上拜年,应该能再收到几份压岁钱。

每年我第一个去拜年的是我的一位堂哥家。堂哥只大我十三岁,是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,已经结婚成家了。每年去他家拜年,他总会悄悄地给我一份压岁钱,并且数额特别巨大:五角! 按现在的话说,这五角钱已经纳入了我心里每年压岁钱收入的“预算”! 新年里买几本小人书、几支带橡皮的铅笔等,都因为有了这五角钱而让我安心。按理说,平辈之间不必给压岁钱,堂哥或许因为我是几个兄弟当中最小的,当我作晚辈看,也或许认为我学习蛮努力的,鼓励和资助兼有。我没有问过堂哥,但我清楚记得:每年堂哥将压岁钱塞到我的手上时,总会笑呵呵地说,老兄弟来了,来来来,买几本书看看吧!

我有几位长辈亲戚也是给得起压岁钱的,这让我乐意和爸爸妈妈去走亲戚。外婆家、姨娘家、舅爹爹家其实离我家很远,有二三十里路,一路走到那,腿脚有时候会疼,但我从来不喊疼。想象着能多走几家亲戚,口袋里便会多出几角甚至一二块钱,那种“走”的苦和累根本就不算什么事。

我去部队当兵,便和压岁钱生疏起来,很多年没有交往。等到我转业回家,倒是成了既收压岁钱,又发压岁钱的人了。不过,虽然压岁钱的数额越来越大,收和发的人也都有一些在意,但好像已经不是我们当年的味道了。什么味道呢? 我也说不清。

## 隔离

□ 赵洪林

“你妈我当时也不确定和他在一起工作是不是初恋,确切地说,

我和他一场电影都没看过,更别说手拉手了。”

“你们那档子事我们90后的很难想象。这哪里算是初恋?!”

“如果算初恋的话,要算是上师范二年级的时候。我们添了马列课程,老师给我们讲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故事。我就壮着胆子给她写了一封信,把秦观词都搬出来了,有两页多信纸。第二天上晚自习的路上,她微笑着把书还给我,我的心怦怦直跳,捏着书就明白了,里面有一封信。下晚自习,我在蚊帐里忍不住拆开信,一行行蓝色的钢笔字映入眼帘:读完你的信,我打着手电筒给你回信……闺女,你说说,这算不算初恋?”

“这好像就是初恋,有心的交流,我觉得出来。”

“丫头,初恋是美好的,但不能当饭吃,婚姻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。你外公知道后坚决反对,他说,死也不会同意的。你外公身体不好,又死要面子,我顺从了,把那三个铅字还了去。”

“你妈不好意思说得太透,还是我来说吧。快毕业了,一次,我们几个同学去她家玩,第二天早饭后,她要我一起上街买菜,骑上飞鸽自行车。回头在公路上一辆锈迹斑斑的长途汽车呼啸着横冲过来,我猛地一个闪退,刚下车,没有问飞鸽的安全,却问我碍不碍事。吃饭的时候,她妈说,烧饭时分了个神,锅巴给烧焦了,米饭黄了。”

“你们就这样黄了?”

“后来我回到田螺河,她也回到了自己的老镇。我们有几次书信,你爸把美好的愿景藏匿起来,面对田螺河一摊子债务,一边上班,一边和一大家子人一起扛起重家庭重担。”

“都是过眼烟云。爸、妈,酒杯端起来,继续喝。”

“丫头,妈要你记住:初恋是永远的,公序良俗也是永远的。”

“是的,在公序良俗面前,人生就像是一次次嘟嘟囔囔的隔离。每一次,或许很短,或许很长。”